

解读林语堂的“幽默”

余凌燕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林语堂是第一个将英语中的Humor译成中文“幽默”的人,他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他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是林语堂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分三章解读林语堂的“幽默”。第一章论述了林语堂幽默观的内涵:自由独立的思想,宽容超脱的胸怀,闲适自然的情愫。第二章论述了其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第三章论述其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结语部分简要总结了林语堂幽默观的意义,林语堂的幽默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关键词】林语堂;幽默;文学实践;人生姿态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9)04-0020-04

林语堂是中国幽默文学的倡导者,也是沟通中西方幽默观念的桥梁之一。幽默观在林语堂的艺术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一 林语堂的幽默观

(一) 自由独立的思想

幽默来自于自由独立的思想。

“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者放纵的心灵。唯有放纵的心灵,才能静观万事万物而不为环境所囿。”^{[6]P127}这是20世纪70年代林语堂对他的幽默观的一种表述。然而放纵着心灵来自由独立地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需要勇气的,林语堂在《言志篇》中说“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2]P91},在林语堂看来,自由独立的思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标志。林语堂对精神独立、自由尤为看重,他坚守着“五四”个性解放、个体独立自由的精神。林语堂最痛恨道学家,认为他们失去了思想,失去了人性,这些道学家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专制统治的产物。提倡幽默的本意是出于增加中国人心灵生活之丰富,将在长期封建专制压抑下干枯、缺乏活力的国民性唤醒,易以一种比较活泼自然的人生观,个体精神世界健康丰富生机勃勃了,才有可能形成一个精神健全的民族。他说:“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是用得着近情的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腐朽,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6]P28}从这里可以看出,林语堂对幽默的理解是与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林语堂认为传统礼教的束缚是造成中国人性格弱点的根本原因,提倡幽默就是要改造这种性格弱点、恢复人性的独立与自由。

(二) 宽容超脱的胸怀

幽默包含着宽容超脱的胸怀。

“幽默是温厚的,超脱而同时加入悲天悯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谓幽默。”^{[1]P35}宽容超脱的胸怀是林语堂的幽默观所包涵的又一重要内容,在西方很多关于幽默的观点中,林语堂说他所最喜爱的还是英国小说家麦烈蒂斯在《喜剧论》中的一篇讨论:“这种笑声是缓和温柔的,是出于心灵的妙语。讪笑嘲谑是自私。而幽默却是同情的,所以幽默与谩骂不同,因为谩骂自身就欠理智的妙语,对自身就没有反省的能力。幽默的情景是深远超脱,所以不会怒,只会笑。而且,幽默是基于明理,基于道理之参透。这就是麦烈蒂斯所说的,俳调之神(The comic spirit)使人有同情共感之乐。”^{[1]P36}“超脱”在这里是指对当下人生境遇的超越和脱离,与现实人生保持距离而作形而上的反思。‘悲悯’是指这种反思最终落到了人或人类自身的缺陷上,人类是大自然残缺的儿女,人类的不完善即是自身的不完善。”^{[1]P42}因而,林语堂认为幽默是一种智慧,要出自同情和宽容,类似“英国式”的幽默:比起才智来,少了些见识,多了些同情。

在林语堂看来,幽默的温厚、宽容、善意和同情与尖刻、辛辣的讽刺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的差别在于作者与现实的审美距离不同:讽刺与现实的距离过近,趋于酸辣、鄙薄,要去其酸辣,就要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做“一位冷静超远的旁观者”。此外,更重要的区别在于,幽默家与讽刺家对于笑的对象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讽刺家坚定、严格的立场,使他显然处于与对象格格不入的敌对地位,而幽默家(他‘设身处地’地对待笑的对象)更为亲切和内心更为亲近的态度则倾向于宽宏大度,甚至对事

物的本质和必然性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

(三) 闲适自然的情愫

幽默适当地拥有闲适自然的情愫。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写道:“我认为这就是幽默的化学作用:改变我们思想的特质。这作用渗透到文化的根底,并且替未来的人类,对于合理时代的来临,开辟另一条道路。在人道方面我觉得没有再比合理时代更合崇高的理想。因为一个新人种的兴起,一个浸染着丰富的合理精神,丰富的健全常识,简朴的思想,宽和的性情,及有教养眼光的人种的兴起,终究是唯一的重要事情。人类的理想世界不会是一个合理的世界,在任何意义上说,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世界,而是一个缺陷会随时被看出,纷争也会合理地被解决的世界。对于人类,正是我们所希冀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们能够合理希冀它实现的最崇高的梦想。这似乎是包含着几样东西:思想的简朴性,哲学的轻逸性,和微妙的常识,才能使这种合理的文化创造成功。而微妙的常识,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恰巧也正是幽默的特征,而且非幽默不能产生。”^{[7]P67}在这里,林语堂提倡幽默针对的是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机械的思维方式以及人性的“异化”。无限膨胀的物欲,机械的思维方式以及对权利的追逐等等使人类迷失了本性,失去了体会幸福的能力,失去了精神上的自由,他认为:“现在当着我们面前的是人生的盛宴,唯一成为问题的是我们的胃口如何,胃口比宴席更为实在。……人类的生活太复杂了,只是一个供养自己的问题,已经要费去我们十分之九以上的活动力。所以文明大约是寻觅食物的问题,而进步便是使食物难于得到的一种发展。人类的危机是在社会太文明,是在获取食物的工作太辛苦,因而在那获取食物的劳苦中,吃东西的胃口也失掉了。”^{[7]P82}李泽厚提出:“如何使社会生活从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极度演化中脱身出来,使世界不成为机器人的主宰、支配的世界,如何在工具本体之上生长出情感本体、心理本体,保存价值理性、田园牧歌和人间情味?”^{[11]P488}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林语堂向西方人展示了中国人对待人生的诗意情怀,倡导人们悠闲地享受现世人生,认为西方人应向中国人学习及时行乐的决心和赏玩山水的雅趣,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的感觉”^{[7]P52}。

二 幽默作为一种文学实践

1932年9月,林语堂创办了《论语》半月刊,1934年和1935年,他又先后创办了《人间世》与《宇宙风》两刊,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

性灵的小品文创作。这个时期,林语堂的幽默成为了一种文学实践,他以笔调轻快、清新自然的幽默小品文对应言不由衷的载道文学、朝三暮四的跟风文学、矫揉造作的普罗文学。林语堂将幽默融入小品文的创作,将小品文的审美品格提升到新的境界,即具有喜剧色彩的美学品格。他的那些幽默文字对当时的文坛的影响很大,一时之间,文坛盛吹幽默之风,1933年因此被称为“幽默年”。

林语堂将幽默融入小品文的创作,将小品文的审美品格提升到新的境界,即具有喜剧色彩的美学品格。“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显露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6]P50}林语堂小品文中的幽默是含蓄隽永的,是整体性的,表现出的是一种机敏和一种情趣,他的文章并不会让人觉得哪一段、哪一句特别引人发笑,但是读下去,就会在他平和的语调中,领会出他特有的幽默语境。这是一种练达的智慧,亦庄亦谐,妙趣浑成。林语堂曾把幽默比喻为搔痒:“搔痒是人生一大乐趣,搔痒会感觉到说不出的舒服,有时真是爽快极了,爽快得使你自觉地搔个不休。那犹如最好的幽默之特性。它像是星星火花般地闪耀,然而却又处处弥漫着舒爽的气息,使你无法将你的指头按在某一行文字上指出那是它的所在,你只觉得舒爽,但却不知道舒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舒服,而只希望作者一直继续下去。”^{[1]P19}

林语堂幽默小品文风格的形成,有英国幽默小品的影响,如陈漱渝所说:“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林语堂的幽默小品的确深得英国随笔或散文的气韵,相当多的篇章达到了清新、闲适、超脱、温厚的境界,在艺术上可资借鉴。”也源自他温和的天性与渊博的学问,他精通中文及英文,广闻博见,常能触类旁通,读他的小品文不仅领略到林语堂广博的知识和独到的人生见解,还有那特有的轻松自然、亦庄亦谐的幽默风格。比如在《我的戒烟》中:“凡吸烟的人,大部曾在一时糊涂,发过宏愿,立志戒烟,在相当期内与此烟魔,决一雌雄,到了十天半个月之后,才自醒悟过来。”“醒悟”二字,极能说明这篇文章的幽默所在。对于烟,是林语堂的一大嗜好,“试问读稼轩之词,摩诘之诗而不吸烟,可乎?不可乎?……作文者必精力饱满,意到神飞,胸襟豁达,锋发韵流,方有好文出现,读书亦必能会神会意,胸中了无窒碍,神游其间,方算是读。此种心境,不抽烟岂可办到?”幽默感在文中表现得很自然,细

读起来会有一种“会心的微笑”。又如《论西装》反对盲目模仿乱穿西装,由于叙事运用幽默,所以作品富有喜剧意味,幽默给作品笼上了轻松、欢乐的情调。《新年恭喜》亦幽默欢快,反对禁止新年放鞭炮,“所以我郑重地恭请各地《论语》读者,本年除夕,务必努力放炮,通宵达旦,热闹起来。如坐狱,本社愿为有力的援助。”^{[1]P53}再如《春日游杭记》中,“在这一幅天然景物中,只有一座灯塔式的建筑物,丑陋不堪,十分碍目,落在西子湖上,真同美人脸上贴膏药。……我由是立志,何时率领军队打到杭州,必先对准野炮,先把这西子脸上的烂疮疤,击个粉碎,后人必定有诗为证云:西湖千树影苍苍,独有丑碑陋难当。林子将军气不过,扶来大炮击烂疮。”^{[2]P311}一段饶有生趣的文字足以让人感受到他身上鲜活谐谑的因子、潇洒不羁的气氛。

三 幽默作为一种人生姿态

在林语堂看来,社会、人生、现实是有着悲剧性质的:“人生是残酷的,政治是污浊的,而商业是卑鄙的。”^{[1]P57}而且,林语堂将生命的悲剧性视为一种本质的存在:“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而对人生的那种微妙的深情,是从一种对昨开今谢的花朵的深情而产生的。起初受到的是愁苦和失败的感觉,随后即变为那狡猾的哲学家的觉醒与哂笑。”^{[1]P92}人生的短暂,生命的有限以及岁月的珍贵,生命是短暂的,所以人生才感到可悲,也才显得弥足珍贵。其次,人生是一场戏,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不过是一个过客。林语堂将人生看作一场滑稽的戏剧:“人生譬如一出滑稽剧。有时还是做一个旁观者,静观而微笑,胜于自身参与一份子。……大概世事看得排脱的人,观览万象,总觉得人生太滑稽,不觉失声而笑。……生活是一场大闹剧,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人生是这样的舞台,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时俗,尤其是一场把戏,不过扮演的人正正经经,不觉其滑稽而已。”^{[4]P120}

既然人生的本质是悲剧式的,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生存方式,林语堂虽然对于世界,对于人生有着悲剧性认识,但是他并不沉溺于悲感中:“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能称为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另外,再加上美与宽容。……在智者看来,既然人生的悲剧性已无计相回避,那么,我们且正视人生、善处人生吧,要快快乐乐生活着。……纵令这

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宇宙是无知,人生是笑话,是无意义的。但是要靠你自己的选择,‘造出’人生的意义。”^{[1]P82}

林语堂喜欢幽默,并将之提升为人生智慧:“如果我们是天使,便不需要幽默,我们将整天翱翔在空际吟唱赞美诗。不幸我们生存在这人间世,居于天使与魔鬼之间的境界,人生充满了悲哀与忧愁、愚行与困顿,那就需要幽默以促使人发挥潜力、复苏精神的一个重要启示。……人生充满了忧患和不幸,愚昧与挫折,幽默感常能激扬心志,使人重获活力,虽然身存历劫,仍然保持蓬勃的生趣。”^{[2]P136}幽默作为一种人生智慧,就在于看清了人生和个体生命在本质上是微不足道的,生活越是艰难,就越要精神快乐、充满希望地活下去,保持一种从容不迫的达观态度,以化解这种悲剧感。苏东坡是林语堂挚爱的人物,在《苏东坡传》中,林语堂深层地去挖掘苏东坡的幽默精神,他干脆以“The Gay Genius——快乐天才”为苏东坡命名。“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天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因而维持众生万物。这一生,他只是永恒在刹那显现间的一个微粒,他究竟是哪一个微粒,又何关乎重要?所以生命毕竟是不朽的,美好的,所以他尽情享受人生。这是旷古奇才乐天派的奥秘的一面。”^{[3]P6}其实林语堂自己就是一位快乐天才,他崇尚快乐哲学,他认为:“哲学的惟一效用就是教人们对人生抱一种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1]P69}林语堂有一位乐观的父亲,父亲给他取名“和乐”,就是希望他能和和乐乐地生活。即使在政治处境和经济状况最艰难的时候,林语堂仍能保持达观快乐,从容自若,他特别欣赏《浮生六记》中沈复与陈芸夫妇的生活态度:“这对伉俪的生活是最悲惨而同时是最活泼快乐的——那种善处忧患的活泼快乐。”^{[4]P54}

总之,林语堂的“幽默”注重“情”与“理”,注重“人性”,在文学创作领域,林语堂把幽默看成一种文学素质,自由地运用到创作中去,日常生活中的幽默,则是他的幽默观的一种切实体现,是他幽默的内在性情的自然流露,将生命和幽默合二为一了。林语堂的幽默观包含着时代批判性、文学独特性、人生调节性等,他将幽默运用得如此之广,渗透到人生的方方面面,达到了艺术境界、学术境界和人生境界的统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林语堂.品味人生[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2]林语堂.林语堂散文经典全集[C].北京出版社,2007.
- [3]林语堂.苏东坡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4]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M].天津出版社,2005.
- [5]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6]林语堂.幽默人生[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7]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8]施建伟.林语堂研究论集[C].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
- [9]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 [10]李勇.本真的自由——林语堂评传[M].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1]李泽厚.美学三书[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12]余树森.散文创作艺术[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13]萧湛.生命·心灵·艺境——论宗白华生命美学之体系[M].上海三联书店,2006.

An Interpretation of Lin Yutang's Humor

SHE Ling-yan

(Suzhou Art&Design Technology Institute, Suzhou, Jiangsu 215000)

Abstract: Lin Yutang is the first one who translates 'Humor' into Chinese 'Youmo'. He is the one who advocates Chinese humorous literature. He also communicates the concept of humo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umor'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in Lin Yutang's literature and art thoughts. The outlook on humor plays a vital role in Lin Yutang's art system. The essay divides three chapters interpreting Lin Yutang's 'humor'. The first chapt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of Lin Yutang's humor. It includes the free and independent thought, the tolerant and aloof bosom, leisure and natural sentiment.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Lin Yutang's 'humor' as literary practice. The third chapter concerns about Lin Yutang's humor as his life's pos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Lin Yutang's humor is discussed in the concluding remarks. Lin Yutang's humor reaches the unity of art, academy and life realm.

Key words: Lin Yutang; Humor; Literary Practice; Life's Posture

(责任编辑:张俊之)